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集部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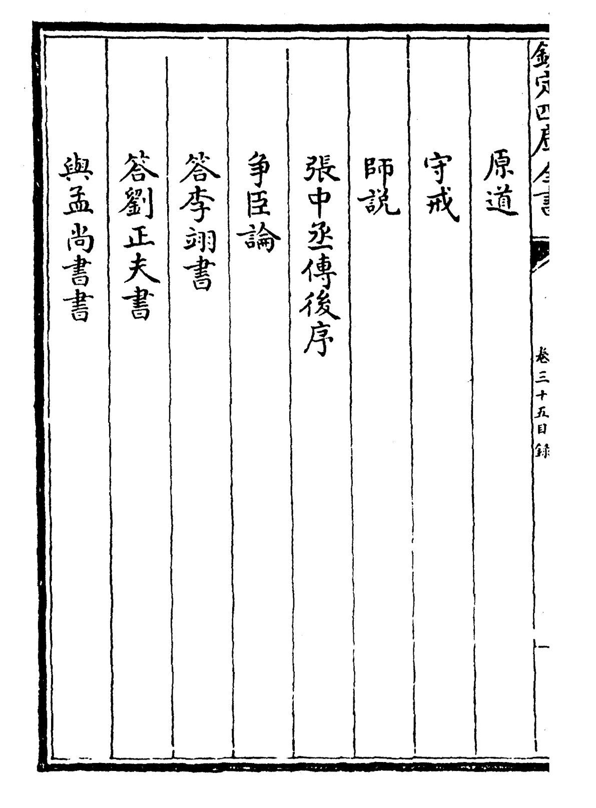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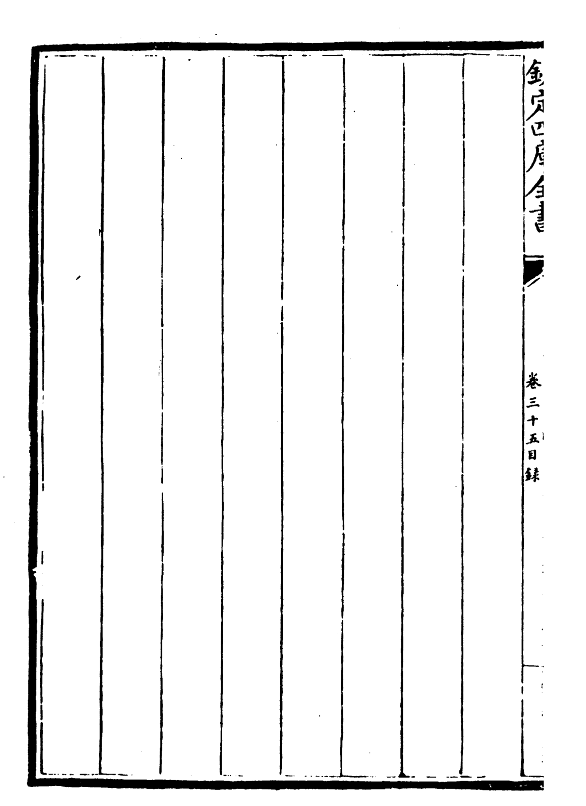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録

唐

韓愈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贊嘆愈時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

義正詞直足以袪世俗之惑允為有唐一代儒宗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水心葉適曰道家澹泊主於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曉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懿識慮又出其下

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

直謂崇事可致福利悲哉

西山真德秀曰佛骨一表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

水窓劉友益曰韓愈表諫佛骨幾致極刑要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

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桃鬼所惡茢葦苕以掃不祥左傳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

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

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奏入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等為力言乃貶潮州刺史

禘祫議時陳京顏真卿李嶸柳冕裴樞仲子陵韋武陸淳姚南仲王紹王權等各獻議惟顏真卿與愈合此議中所排五説即諸人議也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

晦菴朱熹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未嘗敢為浙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

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専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迨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司勳員外郎裴郁等議武德始立四廟追謚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曽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元中乃詔宣為獻祖懿為懿祖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

韋他人自不能及耳

西山真德秀曰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

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左庶子李嶸等議臣又以為不可謹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土封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寢園以

藏神主至禘祫之時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陵等議天寶二年加號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

之祭當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君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所由生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矣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此類是也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數而無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撥注曰契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臣照曰駁五說俱確據典禮非僅以辯論取勝

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使顔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伸孝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

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獻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朱子曰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萬世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

典據精核益知經術之重

復讐狀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讐殺人固有彛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愈于是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見於禮記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

定夫游酢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讐者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讐也是其与弗與共戴天者也某讐也是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

其兄弟不返兵者也某讎也是其交游所不同國者也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

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將

水窓劉友益曰報仇殺人前已論之詳矣梁悅免死而流固已異于張瑝張琇之事然亦未能研核其父見殺之由而愈之議亦不復及此也惜哉

復讐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梁悅事舊唐書見于憲宗紀刑法志新唐書見于孝子張琇傳自太宗至是復讐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愈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於論事之中暢發
閎議愈文往往
有此所以逈出諸
家之上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于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併其童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禹偁方岳貢曰似李舜舉奏災異奏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失職而名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心于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

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

清閒之餘時賜名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

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

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原道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

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

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

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于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其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揔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爲老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于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

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于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于胸中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奥衍閎深理純辭達荀揚筆未足方駕也

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大道廢有仁義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

震川歸有光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奥舒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為文神詭萬狀出有入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鹿門茅坤曰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

勸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萬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駭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股一尾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

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臣士奇曰孔門之學在求仁仁

之為道甚大不可以一端名老氏見為小而非毀之此千古異學之源也退之斥之得其要矣顧猶曰博愛之謂仁至大程子定性識仁之篇更為純備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體局峭嚴字字精采杜牧守論蓋祖述此篇而氣之雄健則遠不逮矣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守戒 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藩地最近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曰大邦維翰大雅板之篇書曰以藩王室微子之命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楥籬也○音絢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墻垣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臣廷敬曰唐時藩鎮聲勢相倚故能方命自專若失其所與則强者無由跋扈矣文有鑿然之畫故下筆自爾斬截

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提一道字為主識解最高而用筆尤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魯雞當作越雞小雞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極其古峭

迂齋洪邁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從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師說曰抗顏為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文如常山蛇勢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學者宜熟讀

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

敘致曲折如畫真得龍門神髓非徒形似也

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人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鹽官人玄宗名拜睢陽太守城陷與巡俱死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面中六矢不動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請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許峴對簿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

東發黃震曰張睢陽捉疲卒數千抗强賊千萬四百餘戰無挫衂天下奇才也保睢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在唐藉以中興爲天下奇功也一死睢陽

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玄宗幸蜀令狐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巡斬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壊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

餘事耳不當徒以其死節言以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茍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

聞脩王志堅曰
巡既死議者罪

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司馬光曰賊知巡善用兵不滅巡不敢越過其南睢陽今歸德府治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立廟睢陽號雙廟其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霽雲頓丘人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故巡遠霽雲乞援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

巡以食人愚巡以死守睢陽人娼其功以為降賊翰少與巡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歐陽公張中丞傳跋云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今翰所撰世亦少矣

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常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臣乾學曰摹寫生色真是頰頤子長昌黎於褒貶最慎故唐書採此以定許遠之案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或

一解一難開闔有法

永叔歐陽脩曰退之作諍臣詩

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爭臣論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讀官書六年成進士隠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徙居陜州李泌為陜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以諷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為諫官人仰望其風采曰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譏切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

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豈無急事者而為諫官於延齡陸贄兩七年遠過其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令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禄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禄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讀曰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水心葉適曰韓愈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爲之遂其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爲似去陽城遠矣城與元德秀卷舒以已而不以人唐人未有及者近於東漢人矣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周官君陳篇）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

迂齋樓昉曰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參看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

鹿門茅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亦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後裴延齡逐陸贄等城守延英閣上言帝欲相延齡城顯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庭延齡卒不相城之力也蓋有感于此文

好學深思讀書養氣昌黎一生得力畧盡此篇

東發黃震曰答李翊書自叙歷學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于禮部愈薦翊于傪翊用是其年登第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耶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耶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

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當看抑揚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轉換處累累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鹿門茅坤曰要窺作家為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句字求之何哉

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説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猶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

臣英曰波委雲屬態致橫溢真昌黎之自肰其文也

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於樸茂中獨見風骨

東發黃震曰觀答劉正夫書知

答劉正夫書

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蜀本作函夫今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于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

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于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

庸庸者不足以自見而功深一語尤為根本之論乎

鹿門茅坤曰文公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敢悦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尋常等即公本來面目

臣士奇曰文必以聖賢爲師非徒貌飾退之亦教人端其志耳其志端則行潔而詞芳所謂修辭立誠也

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昌黎文最為古峻今觀集中言理諸篇皆坦夷直截蓋欲明斯道於天下故語必歸於醇正

晦菴朱熹曰楊氏之學既為老子墨氏之學本之晏嬰申韓慘酷說者謂原之老子凡非毀聖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由工部侍郎進戸部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終太子賓客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常與劉伯芻輩譯次梵言故為此書曉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愈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

人而識薄禮教
畧之書則然秦
之尊君抑臣嚴
刑峻法豈為戒
之弊其是今非
古坑焚儒學豈
焦焚之激也哉
釋氏出入言最
宏濶其罪福報
應之語既足以
鼓惑愚鄙而其
見心明性超出
形器之外又足
陷溺高明其徒
坐食冗費既足
耗盡海內而斯

得因與來往
他本删骨中無滯礙五字朱子云此書稱
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删節太
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
中删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
韓公之學見于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于
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于日用之間亦未見
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于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
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
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
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餘僧道則亦僅得暢觀
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
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
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
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
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
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

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百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爲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惻深切周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無著本末之論於原道丈暢

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于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西域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

序見之

東發黃震曰此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

悌君子求福不回大雅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左傳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

之非張籍常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邪說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

定宇陳櫟曰孟子闢楊墨功不

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隅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

鹿門茅坤曰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爲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役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

談兵事文英氣勃發西漢晁錯趙充國每以此擅長斯文近之

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柳公綽自御史中丞出為鄂州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兵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勝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

闕修王志堅曰柳公綽以御史中丞出為鄂州觀察使亦討吳元濟詔發所部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事在元和七年此書豈以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一段深中事情後世封疆有事文臣請纓者未必乃心

章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頴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于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

王室式先赴徇以為三寶旁觀者務於責報狠於忘戍惟恐搜索之未盡回思韓柳二公之風遂成絕迹可發一慨

南情方岳責曰論客兵之害士

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

兵之利可與杜牧之上李相書參觀

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旨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愈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唐制主司取士于試文外又擇行誼衆聞望故其為書如

駕軼排宕極瀠瀁之勢

東發黃震曰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閩脩王志堅曰容齋隨筆云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

此也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于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

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為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皆捷即此書是也考之貞元十八年韓公方為四門博士傪亦以

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雲長皆以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喜終國子主簿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

是年出刺歙州脩不以韓公為出位德輿不以脩出守而終用其言可謂難矣梁肅薦士事不見於本傳而見於崔羣王涯傳崔時年甚少而肅已薦之其可謂知人

臣廷敬曰科舉之制本期杜絕

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述古貞元二十一年中進士第其文長于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于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趣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

請屬然唐時舉子投所業於公卿謂之行卷而公卿亦得論薦於主司號為得士後世士趨奔競甚至有借標榜以羅門下者則兩失之矣

王者京兆之從子京兆者韋夏卿也貞元十七年夏卿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羣玉不見于登科記或云韋紓即羣玉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于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杞汾翊皆

臣乾學曰惟主司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問望故往往致得人之盛于今不可復行者備載之所云恐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者也

貞元十八年進士紓元和二年進士紳元和元年進士後餘元和二年進士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貞元八年陸贄知貢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愈與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

臣杜訥曰汲引人才出於至誠至公絶無黨援之疑故能盡言而不諱

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譚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莪莪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

前幅舉其成功後幅勉其建績下語不繁而屯制之宜已瞭然指掌

鹿門茅坤曰覽此文與歐陽公

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故單于大都護府地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振武告饑戶部侍郎盧坦請以重華代謇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

食貨誌相參看
始得肯綮

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雲州今大同府中受降城秦漢九原地又有東受降城漢雲中地西受降城古豐州地三城皆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緋朱金銀

禹偁方岳貢曰重華真能吏真邊才也惜其功名不大著賴公文而傳使後世知有重華及振武極邊可以耕也者是公文之力也

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謂三受降城及朔方振武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于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時李絳已罷後宰相持重華議不行見食貨志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

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令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嘆懐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于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

昌黎力排釋氏而為浮屠贈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

少穎林之奇曰宋人資章甫以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夫釋氏之教西方之教也吾儒之教中國之教也使中國自為中國西域自為西域所謂修

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俗不易其宜者蓋如此爲可以中國之教而雜以西域之俗哉晉漢以來釋氏之說流於中國學士大夫以西方之教而施於吾儒文物禮樂之中可謂不知本矣夫生民之初人與禽獸雜處而無別吾儒之教既興然後自別於

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蠢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

禽獸不為異類之歸以與天地相為長久而不窮者由此故也釋氏之教則曰去其三綱滅其五常與禽獸同羣然後天下可治此豈長久之道哉溫公謂韓退之之排佛老惟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可謂擇之之精語之之詳矣

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脱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

東發黄震曰扶持正教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光儀其氣磊落其辭而出以精思故爾超絶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鄭權字復常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通典嶺南五府經畧使治廣州邕管經畧使治邕州容管經畧使治容州桂管經畧使治桂州鎮南經畧使治交州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

東發黄震曰敘事工密

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隅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上徒工切下音唐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

臣廷敬曰文至東漢而始靡後愈趨愈弱左國西京風骨漸滅如昌黎此等文矯健無前洵乎能起八代之衰

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艾草曰薙秋田曰獮○薙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夷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

臣乾學曰不鋪叙嶺南山川物產獨稱府帥統馭矜轄之體及其人情易畔難馴立言便有關繫

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歴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按通鑑權家多

極頓挫激昂之妙文之最有機局者

姬妾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齊皡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于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

東發黄震曰齊嶧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於其人可也於其

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左傳祁奚薦解狐其讐也又舉祁午其子也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媿之名若是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于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

勢而取之私也於其勢之可爲而故合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合之私尚有愈於取之私

鹿門茅坤曰大略已嫉時之論

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畢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時皞凡映爲江西觀察使

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于家吾觀于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于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自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許郢州序 許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歛民方急愈

寓規於勸凡為守
牧者均當勸之座
隅

疊山謝枋得曰
于頔乃一貪酷
吏其為觀察也
賦歛苛急刺史

因志雍為郢州刺
史將行序以規之

愈常以書自通于于公即頔也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苦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

縣令不可為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詞文有權衡有針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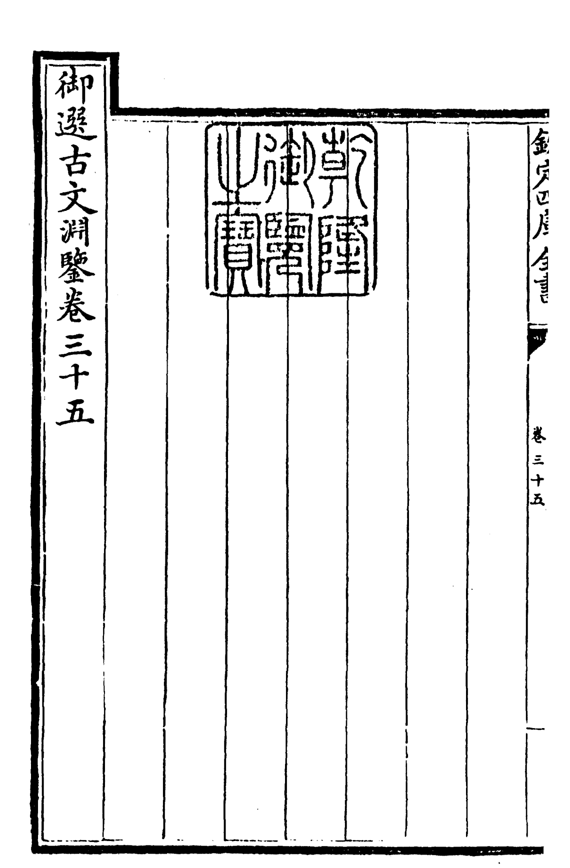
閩脩王志堅曰與崔復州一篇同意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時于頔為節度使急於歛下故公以此為諷然公與頔書奉之靡所不至乃于為之屬者致譏

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

規何也

鹿門茅坤曰按唐書于公多刺退之文多托之以諷

之民也歟不可以獨異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于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目録

唐

韓愈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平淮西碑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愈為行軍司馬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奉詔撰平淮西碑

渾噩似誥銘高古如雅頌體裁弘鉅斷為唐文第一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反

（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大將張子良執李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執盧從史歸京師）遂定易定（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李忠臣陳仙奇吳少誠相繼為淮西節

閒偵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作於李愬倚唐安主入訴方愬入蔡具櫜鞬迎晉公示人以下上之分其人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於丈字間觀雅隱記石烈士事如作碑貴出於石盖

（度使是為三姓李忠臣吳少誠及李希烈吳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

將帥宣力之途著廟堂主持之權衡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同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于愬鄧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裴度為御史中丞）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命知樞密梁守謙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

節介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愬獲騎將李祐以歸待以客禮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

卧子陳子龍曰李義山讚公文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言似矣然公之此文審輕重明順逆歌之舞之振動天下又豈在於抄撮摹繪之間

曲以備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懼時董仲瓆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詣之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

平又曰公之斯文若元氣濡染大筆何淋漓斯言近之矣

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宣慰副使馬總為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

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臣照曰典謨訓誥之文清廟明堂之句一洗唐人駢儷習氣宋儒謂其辭嚴義偉制作如經斯言得之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于時曲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

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
夫命相往犛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
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與頷同）蔡
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
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
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

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李愬以先入蔡州擒元濟功第一意頗不平愬妻唐安公主也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斲其文更令翰林學

士殷文

昌撰

原本忠孝立言已操要領而敘事遣辭奇而能法碑版之文此其極則也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子俊嗣垂拱間遇害神龍初復以俊弟傑之子胤嗣王明子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授備備卒復封胤胤卒子戢嗣戢卒子皐嗣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

鹿門茅坤曰昌黎自喜陳言之

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于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平之）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

去故曹成碑當亦厲公作意之文

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治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讜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國良王國良也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

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師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摶（音團）力勾卒嬴越之法（嬴秦也謂秦越之兵法左傳越子伐吳為左右勾卒）曹誅五畀（謂敗則誅及兵曹有獲則分畀其伍也）艦步二萬人

禹偁方岳貢曰退之於此文可謂字字作意惟恐其一語之平弱文之用心蓋如此也

以與賊遻遻遇也五故切○嘬鋒蔡山踣之嘬謂一舉盡臠也踣僵也李希烈柵廣濟之蔡山阜聲言取蘄遣舟師潛襲蔡山拔之○嘬楚快切踣蒲墨切剜蘄之黃梅阜取蘄州降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大䅲長平䅲音柔鏺廣濟鏺兩刃木柄可以去草○普活切掀蘄春掀舉出也撇蘄水撇擊也掇黃岡筴漢陽筴箸也鋮箭具○音夾行跐汊川跐蹋也○音紫還大膞蘄州界中膞磔也披安三縣安州三縣也拔其州斬僞刺史興元元年阜遣伊慎王鍔圍安州拔之斬僞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䧟隨光化䧟大食也○他合切梏其州梏古酷切十抽一推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也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臣鴻緒曰於治民用兵見其忠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蘄黃安沔隨也十九縣安六黃三蘄隨各四又漢陽汉州屬沔州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賊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

於事太妃見其孝既孝既忠四字為一篇綱領

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時馬彝掌幕府潛李伯潛也皆盡其力能竟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徽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黄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黄其惠未忘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

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太宗十三子）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絶遷零王黎公（傑嘗為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倡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處州孔子廟碑

氣體高深而古色黝然他家丹雘其辭終居下乘耳

東發黃震曰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高座張文潛稱廟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

鹿門茅坤曰孔子廟碑漢以來當屬昌黎第一

閒脩王志堅曰歐陽公穀城夫

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鄴侯泌之子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顔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人皆圖之壁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荀韓董揚五人韓名嬰作詩傳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

子廟記云後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張文潛云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二公所言皆議韓公此文也按

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歐陽氏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于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于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昌黎是尊題格歐公是翻案法其實非有異

敘文簡質銘詞古奥其古奥處可及其簡質處不可及

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嗣事

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弘正父廷玠大歷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連兵攻之廷玠固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建中初魏博節度使田悅召廷玠為副蓋悅伯父承嗣與廷玠為從兄弟也悅懷逆謀廷玠規切甚力悅不能悛廷玠憤鬱病死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四詩皆見魯頌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

臣廷敬曰發端從君命說起端重有體中間棗經酌史舍風藴

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隷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承嗣孫緒子季安卒子懷諫自知軍務年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時軍政決於家僮將士則衆不附迎弘正于家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

雅如睹三代以來法爵鋪張駿烈非此種不足以光金石

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都水名璟襄州名延暉兵部即廷玠也璟長子守義即承嗣父

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

考校度程提壇籍賦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兹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娩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考咸喜曁曁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洛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索氏先廟碑 本傳滋字德深朗山人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授試校書郎御史中

揭出孝字便見此文關係不細而詞理淹綜足以發之

丞韋貞伯表為侍御史歷遷湖南觀察使封淮陽郡公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予乃令有濟令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歌詩所以載其功烈象其形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祭儀云祭之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于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屬篤古而達于詞

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謂霞壽其後人）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别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今亳州○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

鹿門茅坤曰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若一線中多荊棘句字不可讀系之以頌似追雅頌

黄老言名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之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懐德於身

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

陰為拓拔魏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頵

新下或有安字頵或作頻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陰

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

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曽祖當陽生朝散大夫

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

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

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畢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

臣乾學曰雅頌之遺文成典則

章史記曰便章百姓即平章也仍持節將蜀滑荆襄滋於永貞元和間歷西川義成山南東道荆南節度使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也畧苞河山秩登禄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聖世所不忍為左傳陳有轅濤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如何以至漢復出兩姓○按歐陽公集古録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盎又通作爰亦非别為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司徒湯太尉逢司空隗

太傅敞司空是為五公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拾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袞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訓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舞廟廷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臑臂節也儀禮臂臑膞骼又兩胉脊脅設肩䏶胉脅也骼骨也四者皆所薦之

老筆紛披獨見丰骨卓犖

羞○臑奴報切又女朱切胳音柏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祚於慶爾成維會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司勲員外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戣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貞元間從史表戣為書記闕里志孔戣孔子三十八世孫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

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

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吕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吕君曰吾豈不知戢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盖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元和

閒偕王志堅曰一篇只敘一事唐書本傳盡用之

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録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貞元二十年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茍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並閒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祖如圭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著作郎贈駕部員外

郎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音逵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兹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烏氏廟碑銘

雄姿灝氣有揮斥八極之意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恒州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未授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上許之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趣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

鹿門茅坤曰序烏氏世系及戰功處錯綜而宕

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甲于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省佐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傳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齊烏枝鳴戍宋）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

臣士奇曰古人立言必本乎忠孝衛孔氏孫桑為之銘載在禮經其最著者也燕許但序文藻未循本實退之起衰斯為一端已

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嵩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玭字其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捺祿山名可突干契丹勇將）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渤海王武藝出海瀆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壘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

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

典重高華足以潤色太平鋪張盛事後幅拓開一步文境倍覺寬舒

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弃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南海神廟碑

海于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嶽之祀犠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于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逺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

聞倚王志堅曰孔戣本傳云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正指此碑韓公作戣墓誌不載蓋與此文互相詳畧也

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月令盲風至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戣）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定也）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

鹿門茅坤曰以祀事作桀摹寫神采雖然

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概古愛切揭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

閩公徐孚遠曰日月出入山島啼時此曹孟德觀滄海作也於公此文亦云

臣英曰結撰閎鉅波瀾壯潤詞

芴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蚍蚍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

藩瑰麗雅足與
翹相配

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師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于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丏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

臣杜訥曰古質極似西漢文在韓集中另為一格

古氣盤紆風格峭拔大類先秦文字

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于韓其先有自潁川徙

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今屬河南開封府）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交一作校）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皆德宗年號）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劉玄佐滑州匡城人起永平牙將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破李納又敗李希烈加汴宋節度使）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

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甞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八年玄佐卒朝議欲用吳湊衆亂擁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軍又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節度使引出為宋州南城將汴卒復叛萬榮劉逸淮撫之萬榮病死鄧惟恭廢其子廼朝議用董晉晉薨于鎮已而劉逸淮領之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卧子陳子龍曰許公忠勤武節元和之間僅為重臣固宜得此文以震耀耳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卒懷玄佐之恵以弘長壻表請為留後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蓋逸淮已死而少誠不知猶來求援其使者遂以啗逸淮者語弘而弘誅之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

吾舅殁五亂于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淮南子云聖人之用兵也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師古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屯兵於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滑衛節度名義成軍時姚南仲為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

臣乾學曰唐平蔡州其時須重鎮者任與過弘而弘又都統諸軍惟廟謨獨決於裴令公故首功先度而弘次之是篇云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蓋深表之

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師道師古之弟時師古已卒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

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中（元和十二年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曹鄆即師道所統）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

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也穆宗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

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夫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巳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受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使徙宣武汴州監軍斬㝏降充詔加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失漏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眕域不為戲押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猘狂犬也自劉元佐死汴州五亂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憲宗貞元皇帝之孫命正我守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睨眴眩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孰陪

臣士奇曰唐藩鎮納兵歸朝以功名終惟許公為最勒銘無後以勵臣節大書特書得春秋之旨矣至其銘詞古健有漢魏樂府之風

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鱷魚文 潮惡谿有鱷魚食民産且盡愈至數日令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用筆嶄嶄自是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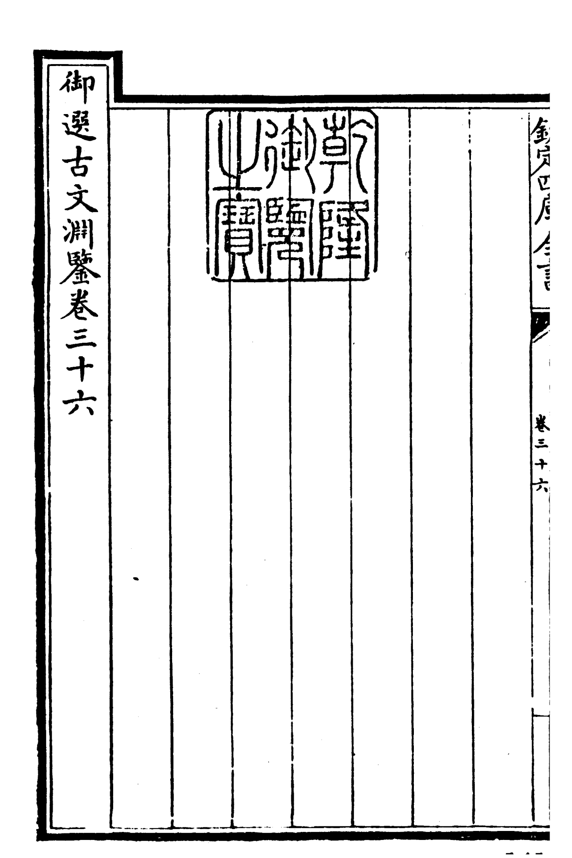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擉初朔切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

次崖林希元曰祭一鱷魚而義理正大諷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裏或謂唐文之下於漢以此戰觀未見其然也

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悉枕切睍睍吴典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

臣建敬曰辭義嚴正風霜集其腕下所謂簡相如雖千載以上人凜凜有生氣也讀者至今神思悚動當日之感異類理固然耳

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